

贵州民间文学丛书

双凤斗龙

陈 颖 采集



贵州人民出版社

内 容 提 要

《双凤斗龙》是一部神话色彩浓厚的侗族故事集，汇集了侗族故事二十四个。这些故事，情节生动，想象奇特。题名和书名相同的故事，就很有这种特色：很久以前，南海小白龙把天柱地区变成了一片汪洋大海，建立了龙宫别墅，祸及侗家。北海小黑龙，和小白龙为天柱海，互相争夺又互相勾结。侗族青年阿吉、阿利，为了赶走这两条孽龙，身陷海底。他们的未婚妻金凤、银凤，在侗族仙人卜老师的传授下，学得一身本事，到海底救出了阿吉兄弟，历经波折，终于镇住了这两条孽龙，还了天柱地区的本来面目。姊妹俩的身躯，为此化成了金凤山和银凤山。如此精彩的故事，还有许多，可供读者阅读或研究。

BB720/07

目 录

鸡头敬客的来历·····	(1)
正字的传说·····	(6)
杨 马 角·····	(9)
宋 文 普·····	(19)
古 公 钓 鱼·····	(30)
包公审蜈蚣·····	(34)
朱公用人的故事·····	(43)
寡 妇 爱 崽·····	(63)
有良心的老虎·····	(69)
穷 快 活·····	(72)
姜 大 王·····	(80)
争 奇 宝·····	(100)
骗 龙 行 骗·····	(104)
仙 人 露 底·····	(111)
宝 镜 断 案·····	(115)
雷打岩的来历·····	(123)
金 伯 撒 金·····	(132)
双 凤 斗 龙·····	(135)
望 娘 龙·····	(159)
黑 虎 成 亲·····	(166)
秀 妹 挑 郎·····	(173)

万家媳妇斗火神.....	(186)
双 穗 稻.....	(189)
十 八 杉.....	(197)
后 记.....	(205)

鸡头敬客的来历

不知你到天柱县作过客没有？这里的侗家人十分好客，要是杀鸡招待你，主人会首先把鸡头拈来敬给你。这是侗家的传统礼节。要是你以为主人是个老抠子（吝啬鬼），故意把没有肉的鸡头送给你吃，那就大错而特错了！只要你听听这礼节的来历，就会明白。

很久很久以前，天柱鉴江岸边住着一对青年夫妇。男的叫阿忠，是本地土生土长的侗族后生；女的姓周，没有名字，是外地逃难来的汉族姑娘，和阿忠结婚以后，大家就喊她为忠嫂。

阿忠和忠嫂两个都是勤劳善良的人。在屋里，争着做家务；到坡上，争着做重活。上山种包谷，一个挖坑，一个下种；下田收谷子，一个割，一个打。上山烧炭，一个砍树，一个挖窑；下河捕鱼，一个撒网，一个摇船……总之，不管做哪样，他两个就象一对斑鸠一样，寸步不离。

有一天，他两个打猪菜回来，有人在背后取笑他们说：

“你们看，他两口子也太‘那个’了，简直象秤杆和秤砣一样！”

阿忠和忠嫂听见了，不但不生气，反而笑咪咪地认真答道：

“那还用说！秤杆和秤砣，当然一个离不得一个呀！”

取笑他们的人一听，感到不好意思。是嘛，人家两口子恩恩爱爱的，是好事，有什么值得笑话的呢？难道两口子整天天气鼓气胀，你吵我闹，又打又骂才好？！想到这里，取笑他们的那个人连忙向阿忠和忠嫂赔不是，而憨厚的阿忠和忠嫂还没想到，他刚才是在挖苦自己呢！

从此以后，这个人的看法完全翻了一个个儿。他看到有的两口子感情好，形影不离，就称赞说：“嗬！你两口子，真是秤不离砣，公不离婆呀！”看到有的两口子为吃东西争吵，他就上前劝说：“你们看看人家阿忠和忠嫂嘛！”

人们都亲眼看到过：阿忠和忠嫂每顿饭，总是你劝我，我劝你。逢年过节，总是把好菜往对方碗里拈。遇到灾年，一碗稀饭，你喝一小口，我喝一小口，两个都想让对方多喝一点，结果喝了半天，一碗稀饭还有大半碗。忠嫂在山上摘得两颗三月泡（一种野果），要把又大又红的揣到衣兜里留给阿忠。阿忠在地里捡得一个红薯，也要带回来和忠嫂分吃。

阿忠和忠嫂相亲相爱。不久，忠嫂坐月子了。阿忠每天给忠嫂杀一只鸡吃，餐餐把饭菜送到忠嫂的手上。忠嫂叫阿忠节俭点，不要天天给她吃好的。阿忠说：

“妇女生娃崽，是最造孽^①的。儿奔生，娘奔死，身子亏损大。不补养好你的身子，我不成了缺德的、没良心的人了？”

忠嫂一听，热泪直淌。她每喝一口鸡汤，都要抬头深情地看阿忠一眼；每吃一砣鸡肉，都要先往阿忠嘴里喂一砣。

①造孽：方言，指痛苦或可怜，在这里作痛苦解。

阿忠连忙推辞说：“你快吃，你快吃，我已经吃了很多了。”实在推不脱，只吃一砣就借故出去做事。

三天之后，忠嫂到厨房一看，阿忠碗里只有鸡脑壳、鸡爪子和鸡血。而自己碗里，尽是胸脯、大腿那些地方的好肉。她鼻子一酸，吃不下去了。她对阿忠说：

“他爸，你天天做重活路，你也吃两砣好肉嘛！把脑壳和爪子拈给我！”

阿忠一听，慌了手脚：

“哎呀！那怎能行？你快到房间里去吃！”

忠嫂不由分说，要把自己碗里的鸡肉往阿忠碗里倒。阿忠赶忙捏住忠嫂的手腕说：

“他妈，他妈，你听我说，你听我说……月婆子，月婆子吃不得鸡脑壳和鸡爪子！”

“咋个吃不得？”忠嫂不信。

忠厚的阿忠一心只想忠嫂吃好肉，连他自己也想不到会讲出“月婆子吃不得鸡脑壳和鸡爪子”这句话来。听忠嫂一问，本来黑红的脸，急得更加红了。正当他不知道咋个回答忠嫂的时候，他的娃崽阿良哭了。阿忠突然计上心来有了理由。他笑着对忠嫂说：

“他妈，我听老一辈的人讲过，月婆子吃了鸡脑壳，娃崽长大了爱在别人讲话时打岔，讨人嫌！”

“那，吃了鸡爪子呢？”忠嫂露出了惊讶的神色。

“吃了鸡爪子，嗯——”阿忠抓了一下头皮说：“吃了鸡爪子……哦，我想起来了：吃了鸡爪子，娃崽长大了写字手是颤的，象鸡扒的一样！还有，还有，吃了鸡血，象我一样，爱红脸！”

忠嫂见阿忠解说得结结巴巴的，明白了丈夫的心意。她见阿忠恳切地望着自己，他那壮实的大手，把满满一碗鸡肉，又推到了自己的胸前。她清楚，现在即使把鸡肉倒进阿忠碗里，阿忠也是不会吃的。她只好端着碗，抿着嘴，微笑着向阿忠点了一下头，返身进了房间。忠嫂抱起阿良，两滴热泪滴落在阿良胖嘟嘟的脸蛋儿上。

后来，阿忠生病了。忠嫂杀鸡给阿忠补身子。她也把鸡脑壳和鸡爪子留给自己吃，把肉多的地方送给阿忠吃。阿忠问忠嫂：

“他妈，为什么我们的鸡没有脑壳和爪子呢？”

“我吃了。”忠嫂一老一实地回答。

“那咋个行？娃崽要吃奶，快把脑壳和爪子给我！”阿忠说着，就把自己碗里的鸡肉往忠嫂碗里倒。

忠嫂一把捏住阿忠的手腕说：

“他爸，你听我说，你听我说。我听老人家说过，吃鸡脑壳聪明，吃鸡爪子有劲。我吃了对娃崽也有益处！”

阿忠心里自然明白忠嫂的心意，更加敬爱自己的妻子。

从此以后，每逢杀了鸡，阿忠和忠嫂两个便争着吃鸡脑壳和脚爪，把棒（鸡腿）留给娃崽阿良吃。小小的阿良，举着棒，睁着大大的眼睛，看看阿爸，又看看阿妈，觉得怪有意思。他很想揭开阿爸阿妈为什么争吃脑壳和脚爪的秘密。他问阿忠：

“阿爸，你为什么和阿妈争着吃脑壳和脚爪呢？”

阿忠笑着唠唠嘴，要他问忠嫂。阿良又扑到忠嫂怀里。忠嫂托着阿良的脸蛋儿说：

“崽，等你长到二十岁的时候，我再告诉你。你眼下还

小，讲了你也不懂。”

“那我就使劲长！”小阿良一听，捏紧拳头表示自己的决心。

“好！阿良乖！阿良乖！”阿忠和忠嫂看着天真的阿良，幸福地笑了。

小阿良长呀长，一长长到二十岁。正当阿良准备成亲的时候，没有想到，相敬如宾的阿忠和忠嫂，突然得病，同一天去世了。

阿良失去了慈祥的阿爸和阿妈，哭得死去活来。他不知道怎样才能表达自己对父母的忠孝。他去请教寨子里年纪最大的老者。老者问他：

“你家阿爸阿妈，生前最爱吃什么？”

阿良想了很久，在他的记忆中，尽管是粗茶淡饭，阿爸阿妈总是吃得津津有味。他们最喜欢吃什么呢？阿良猛地想起了阿爸和阿妈争着吃鸡脑壳和脚爪的情景，便对老者讲了。老者叫阿良每年三月清明节挂亲的时候，把鸡的脑壳和脚爪，端到坟上去祭祀阿忠和忠嫂。

忠孝的阿良，年年如此。后来，家里来了客人，特别是来了班辈高和年岁长的客人，憨厚的阿良找不到恰当的方式表达自己对客人的尊重，就把鸡的脑壳和脚爪往客人碗里拈。

纯朴的阿良就是这样，待客如同敬父母！他的子孙也象他一样接人待物。久而久之，成了后人的待客礼节。这条充满深情厚意的特殊礼节，不知不觉在整个侗家山寨一代一代地传了下来！直到现在，还是这样。

正字的传说

从前，有个农民请了个木匠在屋里作家具。木匠见他每天做活路回来汗水长淌，就对他说：

“干脆跟我当木匠吧！”

农民对木匠的关心、体贴非常感激。他想了想，便拜木匠做师傅。

三年之后，农民出了师，而且手艺比师傅还好。

开始，师傅很高兴，后来请他的人越来越少，他便渐渐恨起这个农民来了。

农民感到很为难，这时有个铁匠很同情他，便说：

“干脆跟我学打铁吧！”

农民对铁匠的关心非常感激，也就拜铁匠做师傅。

三年之后，农民出了师，而且手艺比师傅还好。

开始，铁匠很高兴，后来请他的人越来越少，铁匠也渐渐恨起农民来了。

农民感到很为难，这时有个篾匠十分同情这个农民的处境，便对他说：

“干脆跟我学编竹器吧！”

农民对篾匠的关心非常感激，又拜篾匠做师傅。

三年之后，农民出了师，而且手艺比师傅还好。

开始，篾匠师傅很高兴，后来请他的人越来越少，篾匠也渐渐恨起农民来了。

这时，又有个石匠和瓦匠先后收了他做徒弟，结果和木匠、铁匠、篾匠一样。

农民无法，又回家种庄稼。

农民回家以后，五匠师傅都不再恨他了。

农民一直想不通这到底是为什么？直到他临死才醒悟过来。他给他的崽说：

“这就叫做——同行是冤家。”

他的崽问他有什么法子使同行变亲家没有，他说：

“有。”

“什么法子？”

“要大家都能真正认识一个字。”

“什么字？”

“这个字有五笔，没有一笔是弯弯、勾勾、拐拐、撇撇和点点，笔笔都是直的。”

他的崽想了很久也没想出这个字。又直到临死才猜出来。他给他的崽说：

“你爷爷说的那个字我猜到了！”

“什么字？”

“‘正’字。”

接着又开导说：

“心眼正，人人敬。心不正，同行成冤家，不同行也会成对头。”

农民的孙子把他爷爷和老子的话向众人讲了，大家都觉得在理。

后来，人们每逢选举族长之类的领导人，就用“正”字计算票数。这不只是因为“正”字有五笔，好计算。更主要是希望这个人心正，不要互相嫉妒。

杨 马 角

杨马角是天柱县白市新舟人，哪个朝代的弄不清楚。传说他是苗族，可侗寨的乡亲非常喜欢听他的门子（故事），要问这是为什么？有这样一首打油诗可以解答。那诗说：

杨马角能提神，
杨马角能解闷，
杨马角能陪客，
杨马角能趟劲。

说明白一点就是：想困觉时，听到摆他的门子，瞌睡就跑了；心里不快活时，听到摆他的门子，气就消了；来了客人，摆起他的门子，话就多了；边做活路，边摆他的门子，就不知道累了。

现在把杨马角的门子选几个摆给你听一听：

请 先 生

这是讲杨马角小时候读书的故事。

他家里很穷，照说是读不起书的。但他爹妈只有他一个

崽，累死累活也想送他进一进学堂门。十三岁那年，他爹妈凑了点学费，送他上学了。杨马角是个很懂事的娃娃，他想到爹妈省吃俭用为自己，决心用功读书，长大好报答父母的恩情。哪晓得先生是个喜欢拍马屁的人，经常在有钱有势的学生家出出进进。对杨马角，不但整天要他看鹅、做家务，而且动辄还要揪耳朵、打手板。过了两年，杨马角书没读到好多，打倒挨了不少，心里又气又恨。一个赶场天，他捧着一副鹅内脏，对先生说：“先生，您教了我两年多，我都请不起您一回。今天我卖了一挑柴，买了这副内脏炒鹅杂烩给先生下酒。”

先生是个闻到肉气就流口水的角色，忙说：“快去炒来！”

杨马角进厨房后，先生心里“咚咚”直跳：“今天我老婆不在家，莫不是偷了我的鹅哟？”连忙起身去找他的鹅。他跑出门口，见他的两只鹅还在塘边，母鹅卷起脑壳在睡觉，公鹅围着母鹅转来转去，时不时还叫几声。先生放心地进屋去了。杨马角炒好鹅杂烩端上桌子，先生一顿好吃，不一会儿，就喝醉了。师娘赶场回来时天快黑了，两只鹅还没进屋，就到塘边去看。和先生中午看到的情景一模一样，母鹅还在打瞌睡。师娘嘴里骂道：“挨刀的，这个时候了还不晓得进屋。”骂完，她见鹅还是不走，一脚把母鹅踢了个翻身。哎呀，母鹅早已死了，肚内空空的，成堆的蚂蚁正在里头打牙祭。原来，杨马角决定不读书了，临走前报复先生一下。他把母鹅杀死将内脏掏出来之后，把脑壳弯进翅膀里头，看上去象在打瞌睡一样。师娘大骂起来：“哪个挨万刀的咂，吃了这盘鹅杂烩，肠肠肚肚要烂得干干净净啊！……”

先生一听，出了一身冷汗，跑出来一看，心里明白了，忙对老婆说：“快莫骂了，是我吃的。”

师娘吼道：“你这个背时的！你咋个光吃杂……”

不等她说完，先生气急败坏地吼道：“杨马角，你给我出来！”

连喊三遍都没听到应声。先生冲进厨房，以为杨马角还在帮他做饭呢？哪晓得，连影子也没有看到，只见锅盖上题了一首诗：

“先生好吃我杀鹅，
先生吃了别骂我。
我辞先生休学去，
今后教书不要恶。”

请 上 树

杨马角长成年了，在这一带地方很有点名气。有一天卖柴回来，见一个穿缎子长衫的人倒背着手，在门口转来转去。他见杨马角回来了，便上前说道：“我无聊得很，给我摆个门子听一下吧？摆得好，我给你三两银子。”

杨马角见他那个盛气凌人的样子，很生气，想了想，对他说：“我怕我爹骂我。”

那人讲：“你爹又不在屋，怕什么？”

杨马角说：“他就在那边弯弯头挖地，他要是回来听到可不得了！”

那人还是缠着不肯走。

杨马角说：“你来一趟也不容易，你要是想听得很，就到

那棵皂角树上看着我爹。我在树下摆，你在树上听。看到我爹来，你就咳一声。”

那人连忙说：“要得要得！”

杨马角找来楼梯，把那人送上树去。可是上到半腰还看不见他爹。杨马角一定要他看到了才摆。那人只好再上。这皂角树又高又大，刺又多，那人的缎子长衫早已挂得稀烂。等他上到树顶上，还是看不见。他对杨马角说：“还是看不到，快摆吧！”

杨马角把楼梯一抽，指着那人说：“我要不摆^①，你咋个肯上皂角树？”

分 布 匹

杨马角好打抱不平，受过富人欺负的穷人都来找他帮忙。

一天，杨马角刚下地犁了半丘田，寨子上有一个人跑来告诉他，有三个布客卖布一尺要短一寸多，他们进城赶场去了，明天还要回来。大家叫他回去商量，等那三个布客转来，收拾他们一回，杨马角回来，用一根竹筒筒装进一坨糝子粩，又挤出来，再把一头弄尖。太阳一晒，和狗屎一模一样。第二天，打望的人见布客转来了，立刻报告给杨马角。杨马角便把三节糝子粩放到有三堆真狗屎的大路边。三个布客走拢后，见他望着三节狗屎发愣，就问：“杨马角，你守着这狗屎是想吃呀还是咋个的？”

杨马角说：“吃又咋个？”

^①摆：在这里双关二意，一是指摆故事，二是指摆弄（即捉弄）人。

布客说：“你要是敢吃这三节狗屎，我们把三匹布都送你！”

杨马角说：“要是我吃了你们不给怎么办？”

三个布客一齐说：“我们把那堆也吃了！”

杨马角对前来观看的人说：“你们都听到了吧？”说着抓起一节就吃，咬一口，装做要呕的样子，好不容易才咽下去。接着，三口两口把另外两节也吃了。

“拿布来！”杨马角伸出手喊道。

三个布客你看我，我看你，谁也舍不得输布，只好硬着头皮去吃狗屎。但是，嘴巴还没挨拢，就臭得“哇哇”直呕，结果一个也不敢吃。三个人相互使了个眼色想溜。

众人忙拦着说：“那还行！有言在先嘛。”

三个布客被人们团团围住，走又走不脱，吃又吃不下，最后不得不把三匹布输给杨马角。布客走后，杨马角对大家说：“你们拿去分了吧！”

气 县 官

一天，杨马角进城卖柴，见人们议论纷纷。原来，新上任的县官非常迷信风水，他一到县城，发现这里龙脉好，将来要出大官。于是叫人在县城的两边山上立了两座塔，把龙脉镇住了。

县里有些人对此非常不满，决定由杨马角的好朋友马先生出面，动员杨马角为撵走这个县官出把力。杨马角摆了摆脑壳，他认为撵不撵都是那么一回事：狮子和老虎都吃人，走马灯一样的县官，个个都差不多。马先生告诉他说，这个县官比往回来的都可恨，他把龙脉弄坏，往后就不兴旺了。